



競賽在繼續着

長江文藝出版社

目 錄

競賽在繼續着·····	克 勤	1
送 地·····	乔典运	13
在沸騰的生活里·····	李 准	26
肥料員宋震雷·····	田 濤	34
雨 前·····	郭昆侖	44
荒溝边上·····	吉学霏	50
老飼养員·····	李文元	63

競賽在繼續着

克 勤

老头子親熱地和我談着，他說起話來八字鬚一翹一翹的，一看便知道他是个開朗的人。現在他索性放下正在磨着的鋤頭，披上灰色的棉坎肩，看樣子是要和我大談而特談了，我跟着他走到他家門前的小場里，找兩把小椅子坐了下來。他一边往旱烟窩里裝烟一边說：

“記者同志，你們那个活怪好干，就是問問寫寫吧？”

“是呀！”我說，“有時也不好干，問人家的時候，人家不說給咱听。”

“噢！还有这事？記者同志問事情，还有人不能說？”

“吳隊長，我看你就不想給我說。”

“嘿！”老隊長笑了：“实在的，咱沒有啥功劳可誇，你別听那些年輕人的話，他們說我老头子这好那好，把我誇獎的跟一朵花一样，实在話，咱真是沒功可誇，要說俺那兒媳婦可真行，嘿，真跟小燕一样，又灵巧又能干。……”

“你們社里的劉隊長在哪住？”我插嘴問。

“哪个劉隊長？”

“就是劉玉奇同志。”

“噢，”老头驕傲地笑着：“記者同志，劉玉奇就是我的兒媳婦，你可問到家門上來啦！”

提出刘玉奇，老头子劲头特别高，这像是他最高兴的事情。

“記者同志，她是个好說笑的年輕人。”我看老头子歪着头，活靈活現的回憶着玉奇的勁兒，不覺也笑起來。但他立即嚴肅地沉下臉說：“你別看她好笑，嘴可跟小刀一樣，叨住你的缺點，管叫你皮不痛肉痛。”

老头子用瓦片刮着鉄鋤把上的鉄鏽，發出哧哧的聲音，好像是在他說話中伴奏的樂器，他津津有味地給我扯起來。

“去年春節，她過門的那一天，我站在院里，等着看兒媳婦。不一會，她和我孩子肩并肩地來啦！路上又是說，又是笑。頭上打着個綠色的蝴蝶結。身子後邊甩着兩根大辮子。我一看見這辮子可有點不高興。按理說新媳婦過門得盤辮，那有留辮子的道理。就說留辮子吧，也不能留兩根呀！

我坐在旁邊生悶氣，叨着烟袋一個勁地抽烟，專瞅這孩子走進我家門來，怎樣侍候我這老公公。她一點也不偏袒，手脚怪勤快。性子可怪厲害，不一會就批評起丈夫來了。

我孩子正坐在板凳上嗑瓜子，她走過去問道：‘你怎麼還不去開會？’

我孩子說：‘一會就去’。

‘為什麼還要一會，快去吧！’

我那孩子真沒出息，接到老婆的命令，站起來就走。剛剛走到棗樹跟前，看，就是這棵棗樹跟前，玉奇又下了命令：‘站住！’我孩子站住了，她把大衣遞給他：‘為什麼不披上大衣，走吧！’

我心里想：好厲害，这不是媳妇，是个婆娘！

不几天，她的威風就耍到了我的头上。

有一回，大家在會議室討論今年生產計劃，社長提出要擴大棉田 300 畝。我一听這話就不順勁，我們這裡是有名的‘臥龍溝’，有句俗話：‘臥龍溝，臥龍溝，年年上水淹大秋。’不說一、二尺高的棉花，就是種谷子大水也能漫了它的頂。

我站起來發言，第一句話就問大家：‘老老少少的鄉親們，除去在村南白楊崗以外，你們誰經歷過咱們臥龍溝種棉花？你們說！’

大伙都看着我，沒有一人說話。

我又說：‘咱是吃高粱的命，就別想邪門怪道，還是老老实实地種高粱。’

我摸着自己的鬍子，計算了一下：我今年 62 歲，從 10 歲算起，這 53 年，除我記得 6 年是鬧大旱災以外，大大小小還鬧了 50 年的水災哩！這個數字你們可能覺得不對頭，可是這事一點也不假。因為那 3 個旱災年，別看草都被太陽曬死啦！到秋末卻又下了幾場大雨，俺們這裡就成了一片汪洋。就這樣——先旱後淹，有什麼辦法，是這大雨大淹，小雨小淹的地嘛！

大家都瞪着眼听我講話，沒有一個人反對我。我很得意，叨着我的烟袋，想繼續說下去：‘你們知道去年吧，咱們這裡雨不大，可是你們坐在坑頭上，就听着蛤蟆造反一樣，咯咯哇哇地亂叫，有……’

‘不，爸爸，我們能播種棉花，今年先在比較高的地方種 300 畝，明年咱就擴大到 600 畝……’

我回头一看，就是她——說話帶着氣，兩根大辮子甩動着，头上的綠蝴蝶像要飛的樣子。好哇！她在大會場上跟我頂起嘴來，這叫什麼‘兒媳婦’！

我從來不紅臉，這回我這62歲的老頭子臉上可有點發熱。磕磕煙袋，我低下頭，坐在別人背後，心里想：你呀，你才到俺村里住了幾天呀！你就知道俺村里是啥環境！她是我的兒媳婦，我憋着氣不在大會上和她吵。可是她越說越凶。

‘……从前咱吃高粱，現在咱吃麥子；从前受地主壓迫，現在咱們管制地主；从前是蔣介石統治，現在是毛主席領導；从前咱听天由命，現在咱要人勝過天；从前不能種棉花，現在咱偏要種棉花。爸爸，隔年的皇曆看不得啦！別看過去，看以後吧，咱要叫村前村後、村左村右開遍了白棉花！我們婦女隊保證管理好棉田150畝，給白楊崗上的棉花地比一比，看哪里收棉多。’

白楊崗上的棉花地，是歸我們這老頭隊照管。我心里想：那咱就比賽比賽吧！保險你們連棉花毛也摸不着。下大雨的時候，你們情願挽起褲腿下到水里拔花柴啦！

大會通過了擴大棉田300畝的計劃。我們老頭們不贊成這計劃。那些姑娘媳婦和青年小伙子們却怪高興。

回家後我很納悶，老是坐在床頭上抽煙。玉奇開會回來，跑到我跟前，笑嘻嘻地說：‘爸爸，我們婦女隊要和你們老頭隊比賽哩，秋後看誰收的棉花多。’

我連頭也不抬，照舊吸着煙說：‘比賽唄！’

她見我滿臉不高興，把辮子往後一甩，直瞪着兩眼看我。我想：她大概是想給我道道歉，說幾句好話。誰知道

她却这样說：‘爸爸，你的保守思想还怪重哩！’听了这话，我别着一肚子气。

晚上，兒子回家來，我滿肚子悶氣想往他身上撒，不知为了一點什么小事，我就对我孩子大罵起來，實在話，这是罵玉奇的，可是玉奇一點也不生气，她坐在里屋‘嘿嘿’地偷笑。

耩了棉花以后，不論我們白楊崗上的棉苗，不論她們窪地上的苗兒，都是滿壠頭，齊整整。我帶着老头們，到白楊崗上去鋤苗。我給老头們商量，把苗留稀一點，叫棉花長大棵，老头們都同意我的意見。棉花‘留稀不留稠’，这是过去我們誰都知道的道理。我們拉開了鋤，二、三尺長留一棵苗。

坐在地头上吸烟時，我想起了那些年輕婦女，她們沒下過地，誰能知道棉苗該留稀留稠呀！还是去看看她們吧，別把这么好的苗兒糟蹋了。

到那里一看，一大隊姑娘媳婦們，由玉奇帶領着，正在說說笑笑地鋤苗哩！

真是三个婦女就吵破了天，這一群人的說笑声，二里路以外就能听到！

玉奇把大辮子盤在头上，大声說：‘同志們，把苗留稠一點，不要光顧了張着嘴笑，把苗都給鋤光。’

我到跟前一看，嘿！她們把苗留的那么密，間隔只有尺多远。我扭头就走。回家后一定去告訴社長，不能叫這群‘娘們’把棉苗糟蹋了。气的我光剩想棉花苗啦！不提防脚底下一塊土坷垃，狠狠的絆了我一脚。

吃罢午飯，我正要去找社長，看見我那媳婦，正跟着

社長，远远走过來。別看我老，耳朵可不聾。加上她說話很清亮，我早把她的話聽到耳朵里了。她正在社長面前告我哩：‘……我到白楊崗一看呀，老头們簡直把棉花苗都給糟蹋完啦！老天爺，他們留的可真有一丈远一棵苗。我想，大概是老头子們鋤地的時候在打瞌睡，拉着鋤走啦！棉花要密植丰收，可是他們……’

我一听心里就起了火，‘密植丰收’，哪里來这么多新名詞？棉花留稀不留稠，这是自古以來的老經驗，虽说她生在產棉區，她才多大歲數啦，这么个毛丫頭光想另出花招。

我低着头，和他們走對面，裝着沒看見。

社長招呼我：‘吳隊長，你們白楊崗的棉苗要留稠一點……’

我既不停脚，又不抬頭，一边走一邊說：‘咱們走着看吧，是我留稀啦，還是她們留稠啦，秋后自然就明白。’

玉奇在身後喊着我大聲地說：‘爸，我知道你不接受意見！到秋后，你得認錯！’

不多天，可怕的事情來啦，棉花苗上生滿了蚜虫。嫩葉捲曲着，這片棉花苗，原來是一天一個樣，長的真快，現在像經過霜打，都萎縮了。特別是白楊崗上的苗兒，像是一天天的縮小。

我站在白楊崗上望着棉苗發愁。白云飄過頭頂，就是不帶雨來。下場暴雨也好，雨能救活棉苗。干風捲着黃沙，一直刮呀！不說生了蚜虫的棉苗兒，連地邊的柳樹也可憐的搖擺着，發出一陣陣‘嗚嗚’的聲音，跟人哭一樣。我雙手抱着膝蓋，難過的流淚。干風像把我這顆心也吹焦了！

你們年輕人，沒經歷過那種可怕的年頭，我可經歷過。我13歲那年，就是這樣：天旱，棉花生了蚜蟲，大風捲着黃沙在頭頂上叫了一個月，地里的莊稼苗就叫它吹干了！那時人們剝樹皮吃，樹皮也是干巴巴的。我父親就餓死在那一年。

想起這些事，我一天天的不離白楊崗，只抬頭看天，盼望着蚜蟲早死，盼望着早下大雨。我還偷偷地用右手捂住心口，禱告老天爺哩！

可是蚜蟲一天比一天厲害。我簡直不敢抬頭看，一看那在風中搖擺着的小苗，心里就發痛。

听玉奇說有一種洋藥，叫‘六六六’粉，能治蚜蟲。她騎着俺社的小白馬，到城里去拿這種藥。

別人都亂來我家打听：玉奇同志還沒回來？到村頭上去看看吧！太陽快落山的時候，我也站在門口等着她。就是等不到。月亮升到了頭頂上，我一个人坐在月亮地上發愁。猛然听着小白馬在叫喚。是玉奇牽着馬，走進院子。

我沒顧得磕出烟袋里的火，把烟袋往肩頭上一搭，就跑上去問：‘把藥拿來了沒有？’

‘爸，拿來啦！’她指着馬背上馱着的洋面口袋。原來是沒有多少，僅僅有半口袋。我很喪氣，不免長嘆一聲！

玉奇知道我不高興，她說：‘算了吧，爸爸，咱這就拿多了。全縣的棉花都在鬧蚜蟲，‘六六六’粉還沒運到……’

我連听也不想听，扭頭就走。她是光顧自己，不顧別人。只要夠她們那塊棉花地里用就中。白楊崗上的棉花都死了才趁她的心意，她好在別人跟前吹牛：我們勝過了老頭們！我越想越氣，決定去找區長，叫他給想辦法。

‘爸爸，’忽然玉奇在我身后喊道：‘快去叫你隊的人連夜洒藥，消滅蚜虫！’我听了這話，更火上加火，‘你們洒藥還叫我們去幫忙，辦不到！’我扭頭走出大門。

我連夜趕到區上，去敲區長的門，向他 要‘六六六’粉。可是他不在家，到縣上開會去了。我只好無精打彩地往家走。天已四更，月光亮堂堂的，我走在小路上，還望着路旁的棉花苗，看，都生了蚜虫。可是那塊地也沒白楊崗上的蚜虫厲害。

走過松林，看到了我們的白楊崗。月光底下，看見有一些人影在白楊崗上晃動。這很奇怪，我繞着道向白楊崗走去。走得近些，我站在了一棵柳樹後邊，仔細觀看。

嘿！這是玉奇領着婦女隊，在月亮地里消滅蚜虫！有人手拿噴霧器，像水龍頭一樣，噴着一丈多高的白霧。霧氣在月光下直發白光。王秀蘭很壯實，挑着兩桶水走上白楊崗，她和燕子飛的姿勢一樣。小二妮却站在那兒打盹。

‘二妮，別瞌！’玉奇挽起褲腿，挽起袖子，把‘六六六’粉倒在水中，攪和着，吆喝小二妮！

二妮嚙着嘴，埋怨說：‘咱自己地里的蚜虫還沒治哩，在這裡替老頭子們出力，看，藥快沒啦！’

‘咱們用啥！’‘咱們嗎？’玉奇把胳膊在空中一揮：‘咱們不用啦，都用在這塊地上，大家用勁干呀！’

我的心通通跳起來！玉奇呀玉奇，她真是‘金不換’的孩子。雖說她們種的那塊棉花地比白楊崗上的蚜虫輕一些，可是不治也要完啦！這時我看見玉奇頭一晃動，盤在頭上的辮子散開了。她一邊盤起辮子，一邊大聲喊：‘同志們，別拋撒藥水，咱們要用這些藥把這裡的蚜虫都殺死！’

小二妮在罵我們：‘死糟木老头子們，他們都在被窩里睡安生覺。’

我听着心里偷笑起來：孩子們，不是我們老头偷懶，是我們万万沒有想到你們會替我們搭夜來治蚜虫！

我沒好意思走到她們跟前，又悄悄地退下土坡，往她們新種的 300 畝棉田里走去。這裡的棉花苗也是捲曲着。我四下里張望，這是多好的一片棉田呀！在這裡過活了六十多年，我好像第一次見到這塊土地。婦女們真不簡單，她們挖了兩道深溝，預備漲大水的時候讓雨水從溝里流進大池塘和一條小河道。棉田四周，都培起了高高的土崗，怕雨水沖進來。

這時我摸摸自己的鬍子，覺得到底是老了，不如現在的年輕人，他們有辦法。

黎明的風很涼，吹的我心里怪高興。回到家裡不大會，玉奇也回來啦！你沒看見她那個樣子，挽着褲腿，光着腳，腿上淨是泥水，背上還背着個噴霧器。樣子真像個小伙子。

她進門來還笑哩！

我試了几次，想給她打盆水洗洗，可是不大好意思。咱是老公公吆！我指使我的老伴，叫她把水端給玉奇，讓玉奇洗洗滿腿泥，躺下好好歇一會。老婆沒說什麼就端起水盆，送到玉奇屋裡。

玉奇‘啾！’了一聲，立即笑着說：‘媽，我自己打，您上年紀人啦！’

我坐在院裡，望着東邊升上來的大紅日頭，直偷笑。玉奇再說我狠一點，我也沒意見。

七月里，天下大雨，一連下了七天。要是往年，玉奇的棉花地里早成水啦，今年外边的水流不到田里去，田里的水从溝溝里流出來。所以棉花一直沒有淹。接連又下了三天三夜，池塘里、河道里都灌滿了水。田里的水排不出來了。这下子出了危險，棉花地里的水才越來越多。

社里的人，都來这里排水救棉花，玉奇領導着妇女隊干的更凶。她从这个水坑，跳到那个水坑，她一到那里，那里的劲头就來了，有說有笑，一桶桶的水一直往外掏。

大家有的疊堰，有的抬土，有的專一掏水。三天三夜，玉奇沒有回家。我看見她的臉瘦了。眼窩下陷，眼睛更大了。我的老伴一天三次給她送飯，她總是說：‘媽，我还不餓哩！’我看見她的腿在水中泡成了雪白色。只想把她拉上岸來，讓她歇一会。

不知为什么，不說她隊的妇女，別隊的男人們也都听她指揮。她有時还向我这隊長發号施令哩！

‘爸爸，你們这一段培的土还少。快去南边高崗上抬些土來。’

我拿起抬筐就走！

玉奇又咯咯地笑着喊：‘爸爸，站住。’

我就站住。

她走到我跟前說：‘你是隊長，你得指揮別人抬。把抬筐放下交給年輕人。’

我就把抬筐放下。

她走后，別人都望着她的身影誇獎她。我虽然被他吆喝了几句，心中倒覺得怪舒坦。大家一說她好，我更感到光彩。她是俺們家的人，是俺家的媳妇。我对大家說：‘在

我們家里，我叫她干啥她干啥，她可听我的話。’

戰勝了大水以後，時間不長就到了收棉花的季節。我們的比賽到了顯高低的時候。

我種的棉花棵大，枝多，結的棉桃也多。就是棉棵稀。我把白楊崗摘的棉花，都放在一起。玉奇把婦女隊摘的棉花也堆在一塊。最初，我的棉花堆大一點，不多天，她們的棉花堆就越來比我們的越大。有一次她們比我們多摘了一倍。我心里想：糟糕，今年的比賽算輸定了。可是我嘴上不認輸，婦女隊的女孩子們，見了我就說：‘吳隊長，認輸吧，看我們的棉花比你們多一半啦！’

‘呸！’我故意裂着嘴說：‘算了吧，呱呱叫的小鴨子們，現在還不能定輸贏哩！’

眼看要下霜，樹葉開始落了，地里的棉花要開完了。我跑到棉倉里一看，婦女隊的棉花像座大山，我們的棉花像座小山，我搖搖頭，知道是完蛋啦！

我那個混帳兒子，給我辦了件好事。他在社里當會計。棉花過秤的時候，他把我們隊的棉花和玉奇隊的棉花攪混在一起。怎么也分不出那是白楊崗的棉花，那是新棉田的棉花。

我到了合作社辦公室，指着孩子說：‘你這個糊塗蛋，還當會計哩！你把我們的棉花和婦女隊的棉花攪混在一起，是什麼意思。你沒看見我們的棉花多？’

‘算了吧，爸爸，我一點也不糊塗。你們的棉花多少你自己很清楚！’兒子坐在凳子上打着算盤，連頭也不抬。

好，算了就算了吧！我扭頭走出了合作社辦公室”。老頭子停頓下來說：“你听，她們來了。”他用袖子揩了一下

額头上的汗珠，解開灰色的棉坎肩笑嘻嘻地打着眼罩，向远处望着：“玉奇來了！”

我隨着他看的方向抬頭一看，只見有七、八個姑娘，向這裡走來。走在最前面的那個健壯的年輕婦女，梳着兩根辮子，我想這一定是劉玉奇同志。

“爸爸，合作社運來了棉籽，是新棉種。你用新種還是用舊種？”劉玉奇問。

老头子得意的眨眨眼睛，思考了一會，反問道：“你們用什麼？”

“我們用新種。”劉玉奇回答。

“那我們也用新種。”老头說。

婦女們哈哈地笑起來，有個扎小辮的小妮說：“爺爺你干麼跟俺們一樣呀！去年鋤苗的時候，俺們要留稠苗，你咋要留稀苗哩？”

老头子摸摸鬍子，笑着說：“那是隔年的皇曆，也看不得啦！今年我要比你們留的還稠。”

“爸爸你扣上扣子。”玉奇指着老头敞開的坎肩。

“干麼要扣上扣呀，你看這麼好的天！”雖然是這樣說，老头子還是慢慢地把扣扣上。

“爺爺，今年我們還得贏你！”扎小辮的小妮說。

老头子拿起鋤頭，放在太陽地里閃閃發光：“今年保證你們贏不了。看看吧，我把鋤頭揩多亮，我們都準備好了，專等今年和你們比賽哩。”

“好吧，今年咱們的競賽算繼續着！”劉玉奇一招手，領着她的人馬走了。她們一直向合作社的方向走去。清亮的說笑声還不時的從遠處傳來。

送 地

乔典运

一个雪后初晴的傍晚，在大王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办公室里，聚集了很多入；新近才轉了高級社，社員們的情緒極高。上灯時，青年們都到俱樂部排戲去了，干部們也都不在，只剩下我和一个鬚髮如銀的老社員，他沉靜地坐在那里，兴奋使他的臉上泛起了紅光。我們兩人不由地閑扯了起來。談話中間使我知道他是一个經過風霜的老者，我对他的身世很感兴趣。他講了这样一个故事——

“你問我为啥要把自己的地送给人家？这說起來話長。你要打爛沙鍋問到底，我就給你說說吧！

“你知道我住在王村，可是离王村20里的張莊却还有我2畝地。为啥隔这么远，还有我的地呢？这里头有一段伤心賬呀！

“当初，我老家是張莊的，就是‘鍋片張家’。你不要笑，咋叫‘鍋片張家’呢！也是有原因的：我老爺是个扛長工的，小時候，听我爺爺說：‘你老爺身粗力壯，站着像棵大橡樹，躺着像条大梁，在这一帶是有名的大力气的人，有一回，他給地主李二尖赶脚，到了半路上，李二尖說：我脚跑疼了，你把騾子身上的东西担上吧！我要騎它呢！’

你老爺沒有办法，找了一根碗口粗的花櫟木杠子，把騾子身上的二百多斤东西担到他的肩上。他就这么有力气，一年又一年給地主干活，后來，老了病了，地主把他辞啦，工錢也賴了。他臨下世時，啥也沒治下，把我們弟兄五个叫到他的跟前，喘着气說：兒呀，你爹沒本事，沒有給你們撇下一針一綫，我死到陰間都不能合眼！你老爺哭了，我們弟兄五个也跟着哭了起來，你老爺艰难的咳嗽了一陣，就叫我們把鍋揭了，拿到他跟前，我們想不透把鍋拿來弄啥，可是到底拿到了他的跟前，他抬起身子，吃力的把鍋打爛了，我們心里一驚：爹爹瘋了！五个弟兄齐哭乱喊。你老爺气喘得更厲害了，他断断續續的說：孩子們，我……死……了，我買不起五把刀，你們把鍋鉄各自拿一片吧，鍋鉄虽鈍，也能殺死人，你們要給我報仇！報仇呀，……你老爺說完就死了！’

“我爺爺們弟兄五个，也都是好手，老爺一死，他們想：給地主扛長工，有受的气，沒吃的飯，到头來只能落个五癆七傷。他們就進山開荒去了，餓了就摘些野果吃，渴了喝口山水，冬天沒穿沒盖就徹夜烤火。開荒也真是苦，渾身上下被樹枝野刺挂得全是血道道。地主听說他們在山里開荒，就跑去了，指手划脚的說開荒是个好事，这样開，那样開，說了一大堆，就走了。也沒說叫開，也沒說不叫開。爺爺弟兄五个總覺着地主的到來是个凶兆。可是他們想：这山自古以來是沒主的，誰開当然是誰的。一年过去了，地主再也沒來过。他們放下了心，干得更凶了，第二年麥收時，二、三十畝小麥長的真好，站在地这头推一下，地那头都乱動彈，弟兄五个欢天喜地的割好打好，正打算

往家里担時，禍从天降了。地主突然在場边出現了，还帶着三个衙役，气势凶凶的說：‘私開有主的山，罪犯禁律，粮食全部歸山主所有，犯人逮捕歸案！’天呀，这不是大白天搶人嗎！三个狗腿衙役‘嘩啦’一下拿出了手铐，五个爺爺互相使了个眼色，掂着杠子打了上去。好打呀，打的地主直叫！‘親爹呀，饒命吧！’他們把地主衙役捆了捆擡到了場里，一人背一袋粮食，剩下的一把火燒了。他們逃难去了。

“后來，官府派兵四下搜，到处貼告示，我爺是个老五，年輕跑不了，那四个爺爺把他藏在一個老太婆家，到底被搜了出來，打得剩下个悠悠气，地主想想打死他也榨不出一个錢來，就給縣官說：‘罰他給我做一輩子長工吧！’可憐的爺爺又跳進了火坑，当牛当馬去了！

“那四个爺爺呢？听說参加‘太平軍’去了。人們禱告着說：‘反吧，再不造反連筋都被抽跑了，快領反軍來吧！’可是，他們却一直沒回來。

“老爺想过地，做的得了伤力病，活活被地主逼死，爺爺們用自己的血汗開點地，地被搶走了，人被逼跑了！天沒边，地沒边，可是东南西北的地全被地主占完了！

“苦日子輪到了我爹，我爹叫个‘夜竹匠’；还是給地主种地，他白天怀里揣个黑窩窩饅下地，从早到黑，一会也不歇，也不回來吃飯，天黑回來啦，要有月亮就趁着月光編竹器，沒有月亮，就在屋里架上一堆火，在火光下編东西，一直編到天明，就又下地去了。他就不知道累，也不知道瞌睡，好像他渾身有使不完的勁。他說：‘啥時候自己才有一塊地呢？自己要有了地，也能出口順气，脚踏自己